

樓攻媿文集

十九之三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衆歎仰以爲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爲吾君康復久矣景靈所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旣近

會慶在適鑿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
乃二十二日有司命戒於宿昔羽衛環立於廷中百
官趨班拱俟鳴趨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
謂適者 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群聽今日何
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待立
爲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
請而清禁嚴遂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外
觐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
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
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
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似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

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 陛下深思社稷大計
亟降旨揮若曰 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
以某日詣 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 兩
宮之聖意交驩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
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萬千里壽未爲晚
也臣拳拳愚忠惟 陛下財幸

第二劄

臣仰惟 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
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爲 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
陛下以爲至小至重而以爲至輕至易而以爲至難
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

懼而憂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
有加焉漢爲五日一朝之禮已爲踈闊本朝家法
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
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
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
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屋人亦無得而言今則
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
於此無重於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爲當然爲甚易
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
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日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
心幾於離失朔望比其它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

會慶冬至爲尤重姑以朔望爲輕然聖節至日猶
曰每歲有之至於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
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
謀而鋪張聖父之闕休者止有此事可謂尤重
矣一展九月爲十一月以聖躬之未安也今則禮儀
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
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
改日之說乎卜吉既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
七日必須恭進又非特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
羅列皆是五更夙辨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
甚故不免爲此下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

聖降旨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
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觀聲必聞是日仍
須必出兩旁即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為此則人心
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
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
事惟陛下斷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

過宮第一劄

同趙房逾恩陳傳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
聖慈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
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
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

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
說說冒瀆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
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
降旨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
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開展用月旦今又聞
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成王
翦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况過宮
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
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
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
復輟日復一日寢為常事關係非輕今來欲望聖慈

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來決姑
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
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
許以宣引故龜兔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
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
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 聖父 聖子慈孝本
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以馴致巨測
非敢以引退爲高以合班爲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
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皇懼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 會慶聖節合俟過宮上壽之
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日若因循

未出則錫宴難以舉行况天下郡國皆已宴設
而中都反未講禮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
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始深爲 陛下惜之伏
乞 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舍進香都人顯望
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
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 陛下
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
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
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

等切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也五日一朝以爲希簡今 陛下自 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 壽皇聖旨而先至於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 陛下一來比人之至情也 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臣萬年之觴竊聞今日 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 陛下寧不動心上念 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 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 壽皇既以神器親授 聖子方熙神冲澹允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

聖聽全在 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心爲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內屏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爲災衡嶽山摧正逼祠宇劔門峰陸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 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衡嶽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者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 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

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 陛下乘輿一駕
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
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
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巨則又非去歲之
比矣臣等蒙 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繫事勢
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
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
不能感悟 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
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 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為諫官上 皇帝疏又
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且奏劄

上進 重華官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 睿照
上 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 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 光堯
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
壽皇所願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
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來 車駕每欲過宮起
居每蒙聖慈降旨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
然而因循日久寢闕禮文觀瞻所繫馴致疑惑而
皇帝天資恭謹兢恭過甚深念承付託之重懷不自
安幾若殿障儻非 壽皇聖帝加意周接每事慰安
切恐漸成疑阻閑繫非輕今茲 會慶節合上壽伏

望春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 皇帝得以躬率群
臣展前殿玉卮之敬 三宮懽恰四海欣慶不勝幸
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閒
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爲
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 皇帝素篤仁孝
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
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 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 皇
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况 萬
乘之貴 兩宮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於臣子

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 英宗皇帝嗣極之初 慈
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機實在於此司
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 英宗則專陳子道
上疏 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
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 慈聖之慈 英宗之孝終
於無閒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於至誠未必無
助臣等是敢仰慕先王正竭盡區區共爲一疏上干
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得無加於
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高宗
以天下授之 壽皇 壽皇天下授之 皇帝爲天

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於高宗今則皇帝盡孝於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為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地祖宗垂祐於上臣民夷狄厭服於下非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於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它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

尚較錙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幾於此雖天性無閒本無可疑歲月寢久頗見刑迹臣等欲望壽皇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於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廂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內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講恭請之禮或邀迎於內庭或娛侍於禁籞使都人擁觀萬國驩舞破羣情之惶惑銷衆口之讒謗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嘆為謳吟化驕陽為甘澤豈不指日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宮同降旨揮指順動壽皇為宴設之具

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於未見之先慈孝翁合於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此後復有請過宮五劄皆削藁

議明堂 部中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又曰自落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感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祭也欲葬之時從落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又引鄭云既殯以後未落以前得行祭

禮檢準 本朝典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別無未塋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落可以祭祀某等竊見禮莫重於喪喪莫重於斬况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落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 皇帝即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 御史臺集議

某等竊見 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考之典故

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
無筭引以前行事故實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
行事之文在曾子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
以前可以行事某等切以喪莫重於斬衰祭莫重於
煙祀因大喪而廢大祀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
而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故
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之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
教諸侯之孝今 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既經小祥其
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 皇帝尚未有至宮行禮
之日夫所謂紼者乃散塗龍輶之索八子居喪不離
散所故大祀則越此紼而行禮今 皇帝未嘗一至

殿散之側何紼之可越某等今儀合俟 皇帝即次
執喪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塗之前或參酌故事
而展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
行矣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奏議

論初政

四明樓

鑰大防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之付託以承
 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
 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
 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即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
 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於
 今日誠千載之幸會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既得
 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

明之萬一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能自彊以銳意於治天下往往稱誦望太平於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踈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人日湊偃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於此或及其身或貼禍於子孫爲後世之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姓阜安有正觀之風而權移房閹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於

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錦繡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以政天寶之變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崇寬大藹然有正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深州幾不免其身而其尤可恨者初能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爲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 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爲急而不以位爲樂臣豈當私憂至此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痛之使唐

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爲任者能爲三年之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爲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 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益聖德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於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及於遠守之以堅行之以久而後治效可睹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惟 陛下財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準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

得嗣承天寶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謬斲雷震非時淫雨爲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達可令臺諫待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爲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兢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埴委之特才短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慈敢一一陳述伏惟 陛下採擇伏自 陛下臨銜之初迄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 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於重闈下則深卹於民隱此宜有嘉祥爲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雖暑雨蒸鬱亦

未有震電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於詔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戡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於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曰兢兢荼荼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遯等語皆所謂遇戡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煙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日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祐而終篇不見側身脩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

意以爲周家一歲祀事爲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旣一一爲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脩行之言而誠意出於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於桑林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比宣王所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大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脩德二君脩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它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爲對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

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爲偽則知以力行仁者
爲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不可以
偽爲也楊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謂亦
言其不出於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謹其獨也文王雖雖在宮
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蓋於闈門衽席之間一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
不可揜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
不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蓋言之無不聞爲之無不
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
之况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 陛下畏天
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
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徹荒政日脩德澤日布可謂
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恐有聲音笑貌之爲
有無人則輟之偽故敢僭越陳之 陛下詢訪日勤
恐未免於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於僖游闈門甚正
而外聞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聞或議錫予
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 陛下罪已惟懼不及伏
望聖明鑒宣王側身脩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無

之心允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日雷震轟轟於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橫恩脩明綱紀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睹矣 陛下視今日爲何等時一人脩德於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爲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至誠姑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忠直者日踈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始也始即政而訪問於羣臣也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渙言天下之事悠遠未有底止事若將

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 陛下訪落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爲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 陛下財幸

議祧遷正

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同從官

臣等竊惟

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

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 宣祖而祔壽

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應禮典施行無

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王復請正 太祖東嚮之

位就乞上祧

僖祖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

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

侍 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 僖祖

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
直以私意億決泰宗廟之大經當時名臣與夫紹興
之初董弁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中盡集
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采錄皆以偏詞曲說
沮抑至今仰惟 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
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謚也今郊祀既以配天
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祫享獨不得
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
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 僖祖親
盡當祧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況今日九廟
既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

正鉅典因 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
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聞千載之惑以昭
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
三穆實爲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
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 太
祖爲始祖則 太宗爲照真宗爲穆自是而下
以至 壽皇四昭四穆與 太祖之廟而九上
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於義爲允伏乞
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 僖祖當祧
合於禮典其年三月己自祧遷藏西夾室至熙

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
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 太祖郊
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愈堅孫
固慮其罷 藝祖配天建議以 僖祖權居東
嚮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 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 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準省劄節文
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 僖祖 宣祖既祧之
主宜有所歸欲用朱震之說藏於夾室則考之周制
僖祖 翼 宣之主不當藏於 太祖之廟欲用王
普之說祔于 天興殿則 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

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
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
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禘
廟堂之末議恭惟 本廟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
於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於唐考定爲一代之制按
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
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
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元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
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
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於
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

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說本廟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 禧 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 僖 順 翼 宣四祖洎 太祖祔廟尊爲宋太祖蓋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周故商周皆尊爲太祖唐自涼武昭王曷而下至高祖爲八世豈不能推曷爲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已皆襲封子唐唐之建邦啓土比之契稷故推爲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爲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爲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爲祧也

太祖之與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 太祖尊爲太祖而 僖祖在治平閒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 僖祖爲始祖遂屈 太祖不得東嚮之位以至於吟今日既伸 太祖東嚮之禮 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尊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爲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考之周室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大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歆以祖

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 順祖 翼祖及
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 僖祖在第一室故
三祖之祔爲順今 太祖旣入第一室則 僖祖
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譏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
之議旣不可用 景靈宮祭 聖祖用索饌則王普
祔天與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
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有說焉謹按唐陸淳
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之夾
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國寢四曰祔於與聖然
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
文遷于寢國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與聖爲是至正

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宥
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與聖廟議
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爲 僖祖當
用唐與聖之制立爲別廟以代夾室 順祖 翼祖
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 僖祖自居別廟之尊
三祖不祔于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
主皆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如朝廷以
爲允當更乞行禮部太常等考議制度施行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
典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
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尊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
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覘之乃相率拜於道左
導因請列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
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左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人入
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
業人不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
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
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主以其虛譽猶
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 陛下不得已而嗣
位兢業當百倍於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

動以爲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寘之
講席渴於一見如恐不及次對之寵擢於中途當今
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
視已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爲有用之學非若許靖
之虛譽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爲重輕及其未
前 陛下傾侍以禮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
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於聖德忽然去之如振
槁然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 陛下之去
留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又去黃度亦爲
之紛紜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
熹之舉爲之甚也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 陛下

既已得之今日去之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
言而後喻也不知陛下所以去之者何故熹無職
事惟有論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
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爲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
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
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關繫甚重
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以繳奏禪補聖聰命
猶未頌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徑以付之呈恐而去
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
此其利害又甚於失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
動至十數違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

地雖有不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建節鄭汝諧
終於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
事尚能扶持不至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
今成命未至於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
排逐姦邪猶不當爾況施於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
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陛下也欲望聖慈翻
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禮之意無貼加劾隊淵之
譏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象頓還矣蘇軾論漢
高祖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
明聖人之無我臣實有望焉千犯天威罪當萬死伏
惟陛下財幸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以爲四海之大萬機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爲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爲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爲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爲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此而人君熙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朴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

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於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與之爵賞稍過則爲濫予怒人而加刑罰稍過則爲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之言際乎巽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尹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爲艱哉仰惟陛下天縱聖性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爲君之服以厭服天

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
援經史以爲煩瀆直以人情之所喜與夫可厭者爲
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爲居之難戒其可喜而又大可
喜者見笑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笑大抵爲人
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
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
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為
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汗朝列
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
竒論已補報聰明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
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爲愚而力行之庶有涓埃

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

陛下財幸

卷終

攻媿先生文集第二十一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四明樓

鑰大防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此見陛下務考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鑒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為此書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記傳之體

無復編年之非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
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經止獲麟魯
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
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叙知伯事其略
曰知伯不悛趙襄子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
而懷故韓魏反而魯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
考獲麟而春秋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
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晉爲諸侯通鑑之始也其
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正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
終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
其實繼左氏傳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

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默困敦太歲在戊曰
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默在子曰困敦光豈
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記年者爾雅釋天篇歲
陽歲名甚詳其以甲子乙丑曰者在書法止可以記
日光之書此非好爲泥古蓋其歲陽歲名書法當然
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
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爲矢不以高爲貴而以
下濟而光明乾爲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爲
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

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象
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臣分甚嚴而道則
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於臣者則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
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
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
爲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至於蹇路馬芻有誅
蹇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
於臣者直以爲惟后非賢不又后非衆罔與守邦直
以爲君之與臣相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與

爲下御坐爲起蓋爲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體
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還
君益尊臣益卑至於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餘
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仰孰敢
犯干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而至其家其
相與何如也 崇聖相承共由斯道尊如天嚴如神
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
興以來 三聖授受綿七十年以至 陛下仰惟聖
德恢洪無不復恃講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
用心 藝祖神宗之家法也今日 陛下臨朝儼然
若帝之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

方尺之紙風動萬方疇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及
臣愚欲望眷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隆堂陛
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體天之下濟而群臣得
以卑而上下行使芻蕘之說不壅於下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下下以成其政歡欣
交通而後天下可爲也言若迂實切於治惟
陛下裁赦

論君心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言有
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守温州號
爲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賓客之事亦可

粗辨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寄不可止了目前環
境之內山顛水涯苟有一夫之失所皆已之責於是
分任官僚訪詢耆老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爲
明雖不設鈎距不爲巧術而下情粗通二年之間苟
幸無事矧今立朝七年蒙陛下拔擢爵高祿厚
授以便群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
遠離君父之初尚效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消埃之微
細仰禪海嶽之高深恭惟陛下爲天子受付託
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御陛下以一身應
之日晏朝坐躬親聽斷大臣議政羣下獻說崇朝之
間應酬已多退閱章奏坐判可否况復聖性恭儉勤

於講學人主之道不為不至然臣切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及幽遠治道多端未可以為止於此也臣輩所治一州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不知其幾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萬里必欲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由已飢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陛下試於清間之燕投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今付之某人為監司帥臣某州今付之某人為太守某軍今付之某人為將帥某人之材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乎雖好要之道惟任大臣

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內每思有以舉偏而補弊篤述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每日於天游行一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廷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智效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為獻惟垂聽而赦其愚

論

本朝專尚忠厚召除翰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祚之始獲侍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烏乎定孟

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闊於事正謂此等益當時七雄分據專以殺人為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為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為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

鎮盛彊世襲根據不可動挫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書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於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於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於南蠻童貫蔡攸起釁於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立墟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荊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

之虜內有江湖甚劇之寇而足能光啓中興正以聖
性不嗜殺人天相人助以濟登茲是知本朝家法
專在於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於此陛下王
音稱善至於再三臣違離闕庭十有三年屏居畎畝
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施之於政
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年穀順成中外
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愚好自用輕信寡謀
橫挑疆圉兵連禍結中外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
天道虧盈益謙好生惡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
年專於不殺北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於好殺天意
其將孰佑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

失其酋豪而糧道不繼爲之退散今歲謦言入寇卒
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遠被
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本實由不
嗜殺人積累忠厚之效也臣衰老得謝待盡朝夕仰
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以久苦足疾趣拜實
艱控辭不一而止迫於威命趣行群守津遣翰苑之
除下於里門惶恐就道復覲清光誠爲微臣千載之
幸顧無以上答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惟之說申言
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
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臣聞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
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
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凌夷幾
不復可以為國矣天開聖明竄殛元惡黨與以次誅
斥此如沈疴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
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
貨賂公行苞苴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
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剋剝士卒以奉權臣
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
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於
民力取於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為

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兢拜伏竭貨效產不
復知有廉耻之道至奴事其僕隸以自進既得所欲
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
無不效尤否則為州為縣公取竊取以自效舉削或
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其賢今宰以臨民得手風俗
至此不可勝誅 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
亦恐摟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敝
縣官之不給而立山之積實出於鞭笞膏血之餘縱
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
計九日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
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於天下而所以壽國脉者無

出於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泰甚
以懲其餘使自今以使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
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
始故臣拳拳首為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
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
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武王之文可知矣人
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為德此萬世不易之
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皆陽而君者位以六居五
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蓋天與人君一也雖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
臣事陛下於龍飛之初年從聞一紀再蒙收用日
夕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之萬一惟國家崇聖專
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窺聖
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強之事度亦非
陛下所安臣又求之於古周過其歷漢祀四百本
朝象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以雖曰積累之厚而
周之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
朝之盛仁宗皇帝尤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
人人能稱頌之文王微采懿恭視民如傷疊疊穆穆

順帝之則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度如天萬物並育自有謚法以未有以仁為謚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暨一本廟盛際自文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剛德為稱而皆本於仁柔以出治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為剛強之事亦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述法仁宗使好生上當於天心皇恩浹洽於上下則保治之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乎仁宗皇帝干戈鈇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由陛下之所當法也

陛下外鉏鋟將內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於用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姦惡時出聖斷以裁之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脉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御夷狄之道與古不同藝祖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於戰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安靜槩之覽來乘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於不得已而履此危道自講解之後眾聖

不復有北伐之舉宣和燕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於姦人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河者貞一衣帶水而安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迹亦皆人力設險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不至此者蓋天設之險以限華夷秦之長城千古以爲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所以控制夷狄者不復可爲此如編民之家與盜爲鄰所恃以禦之惟垣爾墻一旦盜入垣墻之內而畫平地以守其勢但多子之金帛冀其勿擾爾故雖以 繫朝承平策止於此况自建

炎以來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未悔禍虜未滅也 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既未順遵養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稷 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扣之成否尚未可必臣雖與末議非不知振發激烈以攄宿憤勅榜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究事 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以爲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 陛下宵旰未忘故臣輩無有長筭以盡虜國家之耻其辱惟甚臣觀歐陽脩言於 仁宗曰元叛逆一方而勞困及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 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

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已買和莫大之辱是時猶以為
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可流涕大息而已
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姦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
而屈已增弊尚未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
臣上下惟當以宗社為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
議一成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無事則後日之害
何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為而
迫邊事未靖欲為未可欲望聖慮先定規模內脩自
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第施行如邊
備也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冗費等事皆為要
切之務臣言過七十本不當仕敢竭丹衷以告

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十四

徐經

奏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別藁

論聽納

臣竊惟人言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求於下之下進於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二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獻諛者眾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

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於殊域水旱爲災則委罪於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據正則或相夸以爲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爲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房之說王章之言既大寤於君心又深中於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諫殺欺弃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頭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鈐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

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至於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言求益於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爲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虜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今符契可謂善於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而爲鑒或借秦而爲喻自是進言之禮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於未亂豈預他日有悔徒取之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爲過言不見其效成讒夫浸潤之

問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爲君上而言固當不苟
人主但求有益於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爲
盜賊所憂賴陛下圖之於初救之備至飢饉者既
得所養姦傑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
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真有可慮
若謂大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鑒戒之言益
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彈矣
陛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陳所陳又何足
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儻
聖明少賜採擇不爲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圖之
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
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
水旱飢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
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
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
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侯兵集自將以往
合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兵部延慶務在持
重毋得徑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
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
毋得轉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擒逐

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
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
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
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
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晚有黠桀之盜伏隱
篁竹乘閒提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
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廷慶有請旣拒而不從
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
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特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
惟俯務微烟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於民者莫大於役法而害於
民者亦莫大於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
陛下愛民如子罷役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未安
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
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爲之必曰乙富於我
乙當爲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僞百出吏之
上下百端州以爲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
爲之乙又訴於常平司則復及於丙矣取其案而觀
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
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户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
役之害而生涯蕩於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

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爲朱脚白脚之法者有爲
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
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竝
緣爲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
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
者役十月其間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
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爲之不啻吏與
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爲令者謂使
它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
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爲苟以此施於天下何爲而不
可如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寬不可一律則使凡

鄉之富者或數倍於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
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此於則以此法等
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
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爲均也各鄉
既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
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
繁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
則吏無所措手爲治者將安從乎 陛下如以爲可
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宿猾預爲後日之計
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惟 陛下斷之果行之必
精擇詳諫之人使推此法行之一州一州便之則使

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
遍及天下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
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
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歛或至於擾民本以衛國
也而無用之工或至於蠹國何謂無名之歛毋歲收
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
科擾又有津遣之費夫率多出於民民輸常賦猶不
能給况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爲無用之
工本所萬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三千七百餘人

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爲不多
廩之不爲不厚而猶以爲未足更於諸州作院差撥
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
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
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以將諸路日前歲
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頌息肩矣惟蠹國之
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
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
軍器不患於不辦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
取外群之卒更直於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欲
望 聖慈特賜詳酌攷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臣

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責其工
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原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
萬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既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
歎有利而無害惟 陛下國之

論福建監法

臣仰惟 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
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
推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
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漕司平其多寡州縣
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爲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
弊官無本錢而毫民出其資故太半之利歸於私家

縣有積逋而漕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於中道支
發紊先後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浸失古人立法之
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
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切一欲以推莞之法
齊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
不鼓無然新法之害既去而舊法之弊則未之講亦
未爲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
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爲
成法俾之遵守以惠閩粵於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
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 仁宗御批所奏有
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監父老聞之搢香於手

望闕焚之以謝聖恩 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
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 陛下財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稅
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群守
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高為事簡差出不特甚
者至公檄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於
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
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
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
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於簿書

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姦貧民下戶至有已納
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幸於免然則主簿
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貴固有所歸矣
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
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
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月日之多寡較道里之
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
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
弊而民被實惠矣

乞 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 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

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其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
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待承華千載榮遇非
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 陛任使之意補 太
子聰明之餘雖 太子天資敏門謙勤好學而臣不
過於誦說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
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
聞 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
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
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
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九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
者採於百家擇其機要以奉 太子則上性愈明輔

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
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A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enclosed 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dark spots scattered across the cells. The markings appear to be bleed-through or light ink marks rather than clear text.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bleed-through text, possibly a stylized character or logo, centered horizontally across the page. The watermark is semi-transparent and appears to be a large, rounded character with internal geometric details, possibly a stylized 'E' or a similar symbol.

